

胡漢民先生著

唯物史觀與
倫理之研究

黃昌穀編

序

自科學昌明、而唯物論於以鞏固、自工業革命、而唯物史觀因之發明。最近俄國舉行產業革命後、復行所謂新經濟政策、由是社會革命說遂未能敵社會進化論。故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遂爲衆星所拱、萬流所宗。惟唯物史觀、雖非全體社會進化之定律、一切歷史活動之中心。但經濟關係變遷、則社會上政治法律倫理宗教等一切組織、皆隨之變遷。故經濟關係、實爲人類社會變遷之主要原動力。此又爲各派至今所共同承認者。年來我國研究政治社會不良之原因與主張解決之方法注重經濟關係者、莫不知從事研究馬克思唯物史觀矣。然細察其能深刻的研究此原理與夫系統的應用此原理以研究中國政治哲學倫理等沿革以討論中國現在之實際問題、有如胡漢民先生在民國八九年間建設

雜誌上所發表關於此項之諸論文者乎。此編者所以特將此項論文集爲專冊、名之曰唯物史觀與倫理之研究、以嚮目前之研究社會經濟問題者也。此所以是項專冊、仍爲目前研究社會經濟問題者所必讀之書也。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黃昌穀序於上海。

目錄

- 一、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
- 二、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
- 三、孟子與社會主義
- 四、考茨基底倫理觀與羅利亞底倫理觀
- 五、階級與道德學說
- 六、從經濟的基礎觀察家族制度

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

唯物史觀的意義、簡單說、就是以經濟爲中心的歷史觀。溯他的來源、古代哲學者已透露多少意思。在社會主義中、更有聖西門、布魯東等、認經濟事情及於政治的影響。但到馬克斯纔努力說明人類歷史的進動的原因。以爲人類因社會的生產力而定社會的經濟關係、以經濟關係爲基礎、而定法律上政治上的關係。更左右其社會個人的思想感情意見。其間社會一切形式的變化、都屬於經濟行程自然的變化。以此立經濟一元論的歷史觀。所以創設這個學說的名譽、究竟歸於馬克斯和他友人因格斯。唯物史觀的價值、考茨基說得親切有味、他說、『這個深造的學理發見、不能不靠馬克斯和因格斯兩個大思想家。然而使兩人生在十八世紀、決不會抱這種思想。假如康德一樣的人、他的時代科學的要

件已經十分完備、或者先發見唯物史觀、也未可定。但是如果馬克斯因格斯不是立在平民階級的地位。——即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就
 不管他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怎麼樣、他們的天才怎麼樣、新科學的準備
 怎麼樣、恐怕也不能有這個發見。唯物史觀實是平民的哲學、勞動階級
 的哲學。』因為這個學說出、而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主義、同時有
 絕大的改革。差不多劃一個新紀元。許多人拿來比達爾文的進化論、確
 是有同等的價值。這個學說、風靡一時。信仰他的固然極多、非難他的也
 就不少。格洛頗利 Gropali 曾說、『如果學說的價值和勢力、由辨護或
 是駁擊他的著作之數、來測定、那就唯物史觀論者大可以自豪。近年很
 短的時期中、論唯物史觀的書、真多得很。對於他批評的標準、批評的內
 容、還有許多區別。纔見得這個精深偉大的思想。不論什麼嶄新獨創的
 學說、沒有像馬克斯的史觀、受這麼多皮相的批評、和犀利深刻的批評

的。』我們尋常見得到的，是一種學理經過反覆的討論，必定更加明白。而且就反對論上，容易把本來學說的真面目，及是否有缺點的所在，一分別出來。唯物史觀既然有莫大的價值，那歐美學者重要的批評，我們當然要注意的。却是要做仲裁裁判的人，非得先將原案的情由明白不可。馬克斯的史觀，因為沒有專書，令人驟然間不得要領。就是有名的經濟學社會學者，也往往有因解釋上的錯誤，致下不當理的批評的。現在先把馬克斯著作中包含唯物史觀主要的部分，譯述於左。

(一) 見於『神聖的家族』中的

『此等學者，把人與「自然」的關係，自然科學與產業的關係，置之度外，那裏能知歷史為何物。例如不調查那時代產業的情形，那時代生產的方法，如何能了解那時代的形勢？他們將精神離了肉體，將自己離了世界，便是將歷史離了自然科學。不求歷史的淵源於

地上物質的生產，而歸之於上帝玄妙的創造。』

(二) 見於『哲學的貧困』中的

『經濟學者布魯東算人類在一定生產關係之下，製造羅紗、麻布、絹布的事情，理解得極其明白。可是這一定的社會關係，也和羅紗麻布一樣是人類的生產物。他還沒有理解，社會關係與生產力有密切的連絡。人類隨着獲得新生產力，變化其生產方法，又隨着變化生活方法，——隨着變化他們生活資料的方法——他們全變化他們的社會關係。手曰時代造出有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汽製造機時代造出有產業的資本家的社會，而這樣順應他們的物質的生產方法，以建設其社會關係的人類。同時又順應他們的社會關係，以作出其主義及理想……故凡此等主義及理想，是社會的生產物，又是移動的生產物。』

(三) 見於『共產黨宣言』中的

『凡過去的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鬭爭的歷史。希臘的自由民與奴隸，羅馬的貴族與平民，中世的領主與農奴，同業組合的頭人與職工，簡單的說就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自古以來互相反目，或是明爭，或是暗鬥，他的鬥爭總沒有停止的。除非到了全社會的革命成功，或是兩階級都倒了的時候，纔是結局。』

『我們看古代的歷史，就可以發見無論什麼地方，社會區別出種種身分的人，社會上的地位，很是不一。古代羅馬的時候，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種種的階級。中世的時候，有封建諸侯、家臣、同業組合的頭人、職工、農奴、種種的階級，而且這種種階級裏面，更各分許多的階級。』

『由封建社會崩壞，產出的近世社會，仍沒有把階級的對立廢止。他

不過帶來了新階級、新壓迫手段、新爭鬥的形式、代替那舊的罷了。』
『可是到了我們的時代，就是有產者本位的時代，却把階級的對立簡單了。全社會越變越分裂，做互相敵視的二十大陣營，相逼對峙的二十大階級，就是有產者無產者。』

『就以上所說的看起來，資本階級所拿做基礎，以至勃興的生產手段、及交通手段，都是經封建社會造成的。這種生產手段及交通手段，發展到一定階級的時候，封建社會所靠的生產及交通的關係，就是關於農業及工業封建的組織。簡單的說就是封建所有關係，對於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不能適應了。這種關係到此時，不但不能獎勵生產，反要防阻生產，變成了許多的障礙物。所以這種關係，不能不被破壞，果然又破壞了。』

『那自由競爭，就隨着於他適合的社會上政治上的制度，隨着有產

者階級經濟上及政治上的支配、發生出來了。』

『在有產者階級支配之下，還未到百年，他們所發展的生產力，比過去時代一切的生產力，偉大得多。自然力的征服，機械農業工業上的化學應用，輪船、鐵路、電信、墾荒、水利、種種，好像用魔術把人類喚醒。在前世紀誰能想到有這樣生產力，能包容在社會的勞働裏呢。』

『把這樣偉大的生產手段交通手段，像用魔術一般喚起來的資本家的生產關係，及交通關係。——資本家的所有關係——現代資本家的社會，好像那魔術師自念咒語喚起了下界的力量，而自己却沒有制御他們的力量。數十年的工商史，只是現代生產力，對於現代的生產關係，對於有產者的生活條件和支配力的反抗史。我們但舉出商業的恐慌，——是在一定期間反覆襲攻，常常脅迫有產社會的商業恐慌——就可以證明……有產者推倒封建制度

的武器、現在轉而向着有產者階級自身了。』

『有產者階級不但鍛鍊致他於死的武器、並且養成使用那些武器的人。就是現代的勞働者無產者。』

『人人的觀念、意見、概念、簡單一句說、凡是屬於人間意識的、都隨人的生活關係、隨着他社會的關係、隨着社會的存在、一齊變化。這是不用深究纔明白的。那思想的歷史所證明的、不是精神上的生產隨着物質上的生產一齊變化麼。』

（四）見於『貨銀勞働及資本』中的

『隨着生產機關之性質、而生產者相互之社會的關係、亦自然不同。即生產者互交換其活動、或關係生產共同行爲的條件、皆有不同。好像鎗砲武器、有新發明、軍隊之內部組織、必然全變。各個組成軍隊、以軍隊爲活動及各軍隊相互的關係、亦同時一變。』

『各個人所靠以生產的社會關係、即社會的生產關係、隨着生產機關（即生產力）的變化發達而一變。這個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我們所稱呼的社會。太古的社會、封建的社會、今日的社會、都不過生產複雜關係合成的結果之一種、而在人類歷史的發達上各劃一個重要的時代。』

（五）見於『法蘭西政變論文』中的

『人的感情、想像、思索、及人生觀、都在財產所有權之形態、社會的生活狀態上、有其根據。就是此等心理皆從社會物質的組織、及伴此而生之社會的關係起的。各個人為或種行為的時候、傳說及教育的結果、必不能免其社會事情之影響。』

『人類能造成他自己的歷史。但不能依他自己所想像、或所選擇的條件做成。必要依於當時一定條件之下做去。』

(六) 見於『經濟學批評序文』中的

『人類因爲以社會的生產、生產其生活資料時、造成或種必然的離自己意志而獨立的關係。這個關係是適應於其社會物質的生產力發展程度之生產關係。這生產關係的總和、爲社會上經濟的構造。是法律上政治上建築物的真實基礎。又是相應於社會的意識形態的真實基礎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法、可以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切生活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會生活、決定人的意識。』

『社會之物質生產力發展到某一定階級、就與他從來在那裏面活動的財產之關係、及那不過是法制上所表現的生產之現在情況、發生衝突。這個關係本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這時候變作他的障礙物。於是乎社會革命的時代來、經濟的基礎就起變化、所以在這

基礎上面的巨大建築物，便要極慢或極快的推翻。」

『觀察那樣變革，我們要常把那在科學有實證的經濟生活條件之物質的變革，與人人意識這種衝突而和他決戰的法律上、政治上、宗教上、藝術上的形態，常要區別。簡單說就是觀念上的形態，善爲區別。想把那樣變革時代，由其時代的意識來判斷。恰如照着一個人怎樣想他自己的事，以判斷其人一樣，必定無所得。時代的意識，要就物質生活矛盾之中說明。即要就在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者之間的矛盾，說明。』

『一社會的組織，非到他的全生產力在其組織內，更無發展之餘地以後，決不能顛覆。這新的，比從前還高的，生產關係，在他物質的生存條件未全孵化於舊社會的母胎以前，決不能產生。人類是常只以自能解決的問題爲問題的。因爲拿極正確的眼光去看，就曉得

一切成爲問題的，必於其解決所必要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也在成立過程中的時會，纔能發生的。』

『綜其大體而論，我們得以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現代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排列出社會之經濟的進化階段。而在這裏面，資本家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的生活過程最後敵對的形態。——所謂敵對，不是個人的敵對，是由各個人社會的生活條件生出來的敵對，——而在資本家社會母胎內所發展出來的生產力，同時又造成可使解決這種敵對之物質的條件。人類歷史的前史，就和這種社會組織終結。』

（七）見於『資本論』第一卷附注的

『如果以批評的去研究技術的歷史，就曉得十八世紀種種發明，不能說是個人的力量。雖可惜今日還沒人做這般的研究，但如果認

眞研究，必能發明這樣事實。達爾文是研究『自然之技術歷史』的人。就是研究動植物支持他的生活『所當做生產的器械』一切機關之構造的人。若是將同樣的研究，施於人類上，研究人類之生產機關（即凡爲社會組織之物質的基礎各機關）之歷史。不是一般能引我們的注意麼？因爲人類的歷史，是我們自己做的。自然的歷史，不是我們自己做的。所以人類的歷史，和自然的歷史不同。達爾文雖是這樣說。但如果像我們主張的歷史，不是容易研究麼？技術的學問，是開發人類對付「自然」之方法的東西，就是開發人類爲支持他的生活所行生產方法的東西，因而支配人類社會的關係，又支配他在社會的思想關係，就使寫宗教歷史的時候，不研究他物質上的基礎，也是枉然的。』

（八）見於『資本論』第三卷中的